

《跨性別世代》 *Genderation*

Directed by Monika Treut, 2021, 88 minutes, English, Distributed by Hyena Films, Salzgeber.

羅盤針

國立臺灣大學
人類學系碩士生

有些人樂於安居於某處……但也有的人永不放棄尋找，永不放棄冒險或提問，這是一趟得花上整個人生的旅程，他們永遠都會是性別探險者（genderonauts），我想，我可能是其中一員。

跨性別運動者、研究者與藝術家Sandy Stone（1936-）

德國導演莫妮卡·楚特（Monika Treut, 1954-）從1980年代以女同性戀與酷兒BDSM主題的影片聞名國際，除了取材德國與美國，也曾經至臺灣拍攝紀錄片與劇情片，至今超過二十部作品，是柏林影展入選片單常客。2002年台灣國際女性影展即以這位專拍「女人行為不檢」的導演為專輯主題。¹

此外，楚特也是很早就開始關注跨性別運動的導演，1999年的紀錄片 *Genderonauts* 《性別探險者》² 拍攝一群加州舊金山的跨性別運動者與藝術家，除了跨越出生性別範疇與既有性別分類的跨女（trans woman）、跨男（trans man）與間性人（intersex），也包含跨性別者的支持者與愛人。跨性別（transgender）一詞在當時的意涵並不僅止於從男變女、從女變男，而是暗示存在一個廣闊的性別光譜，這些自稱「性別搗亂者」（gender bender）、「非二元性別」（non-binary gender）的人們是探索其中的宇航員

1 <http://www.wmw.org.tw/tw/archivefilm/25>

2 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將該片翻譯為《忽男忽女》，基於naut字根有航員、旅人的意涵，我就其字面意義翻譯為《性別探險者》。

(astronaut)。酷兒理論學者Judith Butler (1990) 的性別展演是當時重要的靈感來源，舊金山的藝術家透過展演的方式探索新的身份認同，性別轉換的行動是創作，也是在「做人」。

本片《跨性別世代》*Genderation*是導演二十年後對於這些主角的回訪，也是承接《性別探險者》的續篇與對話。這些人雖然仍為往日投身跨性別運動的時光流露懷舊之情，但更讓他們在意的是眼前如何迎向接下來的生活。生計是很大的問題，跨女Susan Stryker在《性別探險者》受訪時剛取得博士學位，卻因為跨性別的污名遭遇求職阻礙，長達十五年沒有辦法獲得工作。她因為伴侶買房幸運地留能在灣區居住，但也感嘆社群因為其他人無法負擔生活而消失。跨男Stafford當初喜歡以雌雄莫辨的中性姿態現身並有意讓觀者對其性別感到困惑，如今忙於搬運家具、開貨車等勞力工作，致力建立一門能繼續的生意。現在從外表看來是個普通中年大叔的他喜歡結識原先可能會排斥跨性別的人，等到博得他人信任、讓朋友依賴自己之後再揭露跨性別身份。他認為這是一種行銷跨性別的方式，自稱為跨性別大使。

以上兩人的經歷並不僅僅是理想酷兒青年出社會被生存問題吞沒的故事，從中可以看到大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遷。1990年代初那個挑戰社會規範、創造文化可能性的酷兒藝術舊金山不復存在，矽谷經濟衝擊之下取而代之的是科技公司、Steve Jobs所代表的極客（geek，科技宅）文化、app文化、富有白人的社區，如Stafford所言：「這裡現在已經都是圍繞著錢了」。《性別探險者》片中的跨性別者曾雀躍地說：「舊金山是地球正大幅撼動的所在（the place where the earth is moving a lot），你可以感受到那股能量。」資本的侵入阻斷了這些人與能量的連結，新的移入者對社區過去的文化與歷史無感，仕紳者（gentrifier）將原先多種色彩的房屋編上號碼，漆成千篇一律的黑色。Stryker酷兒地評論：「是成功殺死了舊金山（success killing San Francisco）」。此外，在歐巴馬之後川普政府的保守右翼傾向也對跨性別者造成威脅，這些人曾爭取到的權益包含醫療、工作以及自由如廁都被收回。在這層意義上，舊金山可以說是整個美國的縮影。

我仍深愛舊金山，我永遠如此，不過她現在很貴。房租太高，生存所需成本相當誇張……一座城市不能只為極富有的人服務，很明顯是有什麼出了錯。這情況已經發生在全國許多城市，但這裡是「原爆點」（ground zero）。（跨性別詩人、回憶錄作家與演員Max Wolf Valerio）

不過，無論個人或環境的層次，跨性別者進行的反思也並未就此止步。曾與跨性別愛人拍攝成人色情片的性學家、性工作者Annie Sprinkle與伴侶Beth Stephens仍然在進行展演，主題從邊緣的人類性別與性欲轉向「與地球結婚」，表達對於自然的欲望，以建立親屬關係為訴求，提出「地球是愛人」（Earth as lover）、水讓我們濕（water makes us wet）等口號，挑戰過去地球被詮釋為總是逆來順受、包容人類破壞的母親形象，認為地球是跨性別、非二元性別，關注氣候變遷，反對戰爭造成的環境污染。跨性別符號重新被賦予象徵生態酷兒主義、生態戀（ecosexual，又譯生態「性」）的激進意涵。這讓人想到Donna Haraway（2016）提出與非人類建立跨物種的親屬關係，以及酷兒學者對Haraway的解讀（Kuura Irni 2020）。另外，在《性別探險者》擔任主要敘述者的跨性別者Sandy Stone二十年間一度是與女性交往的跨性別女同志，之後又因一段在網路虛擬空間的遭遇，與一位異性戀男性相愛。而Stone與前任伴侶離婚後也繼續維持關係，組成酷兒親屬網絡，擁有「普通又快樂」的家庭生活，成員之間除了血緣關係，也涉及代孕、精卵捐贈、離婚、再婚等等。³

Stone提到，儘管並非所有人皆如此，但是對自己而言，身份與性別的探索皆尚在繼續，且會永遠追尋、探險、提問。性別不僅是自己的展演，更是建立在與他人的連結之中。Stryker也強調她無法獨自一人生存，必須依賴酷兒親屬與學術網絡的支持。她提醒，面對右翼政治帶來的分化（fractionalization）使得人們傾向互相爭鬥而不是共同反抗系統，必須設法

3 容我在此超譯，這些內容似乎也是揭示了親屬重新成為性別研究與酷兒運動的焦點之潛力。

改變、移動、超越、突襲。而這可能也是導演嘗試提出的問題。導演在開頭簡單回顧自己與跨性別社群的連結之後就未再現身或發聲，但是全片大量移動的鏡頭（步行、駕車、乘船）讓這部紀錄片像是由導演視角展開的公路電影，呈現角色成長的同時，也彷彿在提醒觀眾：縱使時代變遷、酷兒藝術的盛世不再，跨性別的旅程仍在途中，路上見。

參考書目

Butler, Judith

1990 [1999]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Routledge.

Haraway, Donna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Irni, Kuura

2020 *Queering Multispecies Bonding: Reading Donna Haraway's Dog Stories as Queer Feminism*. *Humanimalia: Journal of human/animal interface studies*. 12(1): 188-209.